

# 全球竞速数字货币“做快的”还是“做对的”

12年前,当全球还在金融危机的余波中喘息时,中本聪带着那本比特币白皮书,从被危机撕开的缺口悄然潜入;12年后,又是另一场惊动全球的危机,只不过,这次的缺口俨然成了一条正规化的小道,挤满了跃跃欲试的各国央行、互联网巨头们。在前所未有的变局中,在高悬头目的通胀风险下,在越滚越大的债务雪球面前,所有人都在寻找货币的下一个可能。不过,欲速则不达,正如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表态,“做对比做第一更重要”。

## 入局者

一个多月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 RBA,以下简称“澳联储”)就“打脸”了。当地时间11月2日,澳联储宣布将启动一个项目,以研究使用分散式账本技术(DLT)批发形式的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潜在用途和意义。

具体而言,该项目将涉及开发一个概念证明,以发行一种象征性形式的CBDC,可供批发市场参与者在基于以太币的DLT平台上进行团贷的放款、结算和偿还。该项目预计将在2020年底左右完成,相关机构计划在2021年上半年发布有关该项目及其主要发现的报告。

为此,澳联储将与澳大利亚联邦银行、澳大利亚国民银行、基金管理公司Perpetual以及区块链技术公司Consensys Software在该项目上进行合作。

这与澳联储一直以来的表态相距甚远。9月,澳联储曾明确表示,拒绝加入到开发和发行CBDC的潮流当中。在澳联储看来,目前在澳大利亚发行CBDC的政策理由不充分,该国高效、实时的新型支付平台已经取得了成功。此外,尽管现金使用率普遍下降,但澳大利亚人并没有像瑞典人那样迅速放弃纸币。

而在更早之前的1月,澳联储的评估是,“迄今见到的加密货币没有提供货币的常规功能,这解释了其在澳大利亚没有被广泛用作支付手段的原因”,至于CBDC,澳联储表示目前没有必要。

转变来得太快,澳联储如今也将研究CBDC提上了日程,毕竟,当时的“没必要”已经变成了如今各国争相入局的风口。

在中国深圳的大规模数字人民币实验之后,日本央行就感受到了危机,宣布将数字货币实验提前。10月9日,日本央行发布了最新的数字货币报告,表示将在2021财年(即2021年4月起)进行数字货币的可行性研究。与日本一样,韩国央行也表示,将会在2021年开始CBDC的相关测试。

几天后,俄罗斯央行于10月13日在其官网发布了名为《数字卢布》的报告,也表态称,目前央行正在评估与研究数字卢布项目的可行性,最终使用者能将数字卢布存储至其电子账户,同时能在线上 and 线下的终端上使用。

## 风口

从澳联储180度的态度转变,到提倡现金的日本的谨慎试水,这场全球CBDC的赛道上,玩家已经越来越多。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一份统计数据,目前已经有至少48家央行机构正在进行央行数字货币相关的研究和概念证明。

这大概是12年前中本聪未曾料到的。2008年,在加密技术已经发展了几十年之后,一个自称中本聪的人发布了《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描绘了加密货币的雏形——只需通过在线支付而无需任何金融机构,就可以将款项从一方直接发送到另一方。

此后,从0.2美元到2万美元,比特币的价值跌宕起伏。在巨大的波动性之下,华尔街对此嗤之以鼻。2017年9月,被称为“华尔街之王”的摩根大通CEO戴蒙怒斥比特币为“骗局”,并警告员工,谁要炒比特币,直接开除。

“几乎可以肯定数字货币最终将以悲剧告终,我自己永远不会持有任何数字货币。但是悲剧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我并不清楚。”第二年1月,也就是比特币诞生十年后,股神

巴菲特这样笃定地说道。

有人视其为洪水猛兽,也有人甘之如饴,如今伴随着区块链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这一市场早已不局限于比特币,规模日益庞大。截至2020年9月6日,全球数字货币市场共有币种6941种,总市值约为3297亿美元。

2019年6月,Libra的横空出世,更是一条搅动货币水池的鲶鱼,为数字货币的法定化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月18日,Facebook的加密货币网站calibra.com正式上线。锚定多种法定货币组成的一揽子货币,万事达、Visa、PayPal等27家服务机构的支持,再加上坐拥20多亿活跃用户的Facebook,Libra的前景不容小觑。

Facebook不是第一个看中数字货币法定化的巨头。在其之前,亚马逊已经开始测试AFCoin落地应用接入;之后,日本的乐天也宣布,启动期待已久的加密数字货币交易应用程序和交换服务。

“向数字形式的货币转变是不可避免的,数字货币在金融普惠和支付效率、速度和弹性以及政府迅速向公民支付资金的能力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PayPal总裁兼CEO Dan Schulman曾这样说道。就在上个月,PayPal已经从纽约州金融服务部获得了第一个有条件的加密货币许可证,允许用户持有、买卖数

字货币,同时也将允许用户使用数字货币在平台2600万商户中进行购物结算。

即便是曾经最反感比特币的摩根大通,也“真香”了。上月,摩根大通全球支付业务负责人证实,将首次对摩根大通数字货币JPM Coin用于全球范围内进行付款,已有大型技术客户开始使用JPM Coin。

匿名性、去中心化、不可篡改、跨境流动、总量控制……诸多优势,让数字货币越来越受到网络交易的青睐。这种优势之于拉美国国家更甚。在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失业率及通胀率居高不下的经济困境之下,作为法定货币替代品,加密货币开始受追捧。

一项调查结果显示,73.4%受访阿根廷民众表示,当前经济形势下,数字货币是最有效的储蓄方式。2019年的调查显示,全球使用数字货币最普遍的前7个国家中,拉美国家占据五席,分别为巴西、哥伦比亚、阿根廷、墨西哥和智利。

## “第一”or“对的”

绕过中央银行支付的点对点传输方式,意味着交易更便捷更快速,而如果这一交易方式由坐拥数亿用户的互联网巨头推出,各国中央银行的危机感也由此而生。

Libra在诞生之后不久便被扼杀在了摇篮中。去年7月,鲍威尔坦言,Facebook的Libra计划无法向前发展,除非它消除了对隐私、洗钱、消费者保护和金融稳定的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更是直言,Libra几乎没有可靠性;在美国,只有唯一的货币美元,它空前强大,既可靠又可信。

直到现在,Libra仍然毫无进展,但各国央行们的容忍度似乎提高了,甚至开始亲自趟这“浑水”。

不过,相较于Libra以及PayPal,邮储银行研究员姜飞鹏指出,央行数字货币是货币数字化,背后有国家信用支撑,这是最大区别。央行数字货币出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央行试水数字货币是为了优化金融基础设施,提高交易效率和宏观调控政策效果。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樊明太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现在多个国家央行启动数字货币项目,可能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数字经济领域的相关发展,需要数字货币的支持,方便数字交易,这是最重要的;另一方面,央行数字货币还可以具有监管的功能,相较之下,比特币等普通加密货币则无法实现这样的功能。

试探总是小心翼翼的,即便8月已经宣布扩大数字货币技术的试验规模,但在上个月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上,鲍威尔仍然强调,鉴于美元的重要性,在任何跨境数字货币的发展过程中,对美国来说,“做对比做第一更重要。要做对意味着我们不仅要考虑CBDC的潜在好处,还要看到其潜在的风险,还要认识到必须仔细考虑的重要权衡之处”。

根据鲍威尔的说法,国际交易更快、手续费更便宜、助推无现金社会、使支付基础设施更加现代化,这些是使用数字货币的好处;但美联储也必须考虑网络攻击、制假和诈骗的风险,以及其对现有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的影响。

对于数字货币的担忧,樊明太提到,目前发展还处于初期阶段,最主要的是数字货币不能脱离传统货币而存在;同时,由于处于发展初期,一些数字性风险还没有暴露出来,监管方面的法规也还没有完善。此外,在数字交易方面,涉及到总量交易和净量交易的概念,将来究竟采取总量还是净量来结算,也是个问题。而且,当前去中心化可能无法完全实现,最多实现现实中的去中心化,但无法摆脱实现网络去中心化。

姜飞鹏也提到,央行数字货币一般都是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充分考虑了潜在风险,推出也相对谨慎,需要做好公众引导,让公众对此有正确的认识。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汤艺甜

## 废除大阪市?大阪升“都”拮据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常蕾)新华社11月2日消息,日本大阪市民11月1日就是否支持“废除大阪市而并入大阪都”的大阪都构想进行投票。数据显示,超过半数参加投票的大阪市民反对“废除大阪市而并入大阪都”;大阪都构想“再遭否决,大阪市将继续存在”。

根据大阪市选举管理委员会当天晚间公布的数据,拥有投票权的大阪市民总计220.57万人,实际投票率为62.35%。数据显示,超过一半参加投票的市民反对“废除大阪市而并入大阪都”。

作为该构想推动方的现任大阪市长松井一郎表示,自己将为本次失败担责,并在本届市长任期结束后退出政坛。

“大阪市”和“大阪都”有什么区别呢?根据日本的《地方自治法》,日本目前共有47个第一级行政区划,分为4种类型,合称“都道府县”;“都”指东京都;“道”是北海道;“府”是京都府和大阪府;其余43个第一级行政区划则称“县”。

“大阪都构想”是效仿东京都,将大阪市目前24个辖区合并成若干个特别区,由大阪府管理,从而消除府和市的“双重行政”设置。具体来看,此次的“大阪都构想”方案提出,五年后废除大阪市,成立“淀川区”“北区”“中央区”和“天王寺区”4个特别区。这4个特别行

政区将设置由居民票选的区长与区议会,负责育儿、保健医疗等与居民生活相关的行政服务;而基础建设的整備、成长战略等广域行政,则交由大阪府负责。

公开资料显示,大阪市是日本政府在1956年指定的“政令指定都市”,简称“指定都市”,拥有都道府县府县级的部分行政与财政权。原本指定都市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后来却演变成指定都市跟都道府县府县权重叠架床架屋的“双重行政”问题。

支持升都者认为,升都之后可以解决“双重行政”的问题,政府工作也会更有效率。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刘军红认为,对于所谓的“双重行政”问题,其实并不存在。大阪当地有市府两套行政体系,但其实际对市的影响和干预很弱,所以二者的矛盾并不突出。”刘军红说。

不过,升都意味着需要改造基础设施,而改造基础设施就意味着花钱。

据《读卖新闻》报道,针对升都”所需的费用,支持方和反对方意见不一,提出的预算甚至相差了两倍之多。报道称,反对方表示,如果确定升都”,光对基础设施的改造就需要花费464亿日元,到2025年为止的运营费用更将高达525亿日元。

但支持方则称,根据他们的计算方式,初期成本只需241亿日元,此后每年预计花费

30亿日元的运营费用。

为什么会如此出现如此大的偏差?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目前大阪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是由大阪市政府运营的大阪市高速电气轨道公司(以下简称“大阪地下铁”)。大阪地下铁原本的预算报告显示,未来大阪地铁每年的税收和股票分红能达到71亿日元。但受疫情影响,该公司今年4-6月的收益同比下降了42%,亏损了将近62亿日元。

“支持方的预算是大阪地下铁发展稳定的情况下估算的,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未来财政状况会更加恶化,升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阪市议会团干事长北野妙子此前在电视节目中表示。

而松井一郎则回应称:“目前日本政府已就大阪地下铁收益减少一事采取相应的补助措施,即使大阪继续保持现在的财政情况,也足以支持升都”。

对于大阪升都失败的影响,刘军红对北京商报记者分析称:“大阪都构想”是当地维新会对于吸引人口、激活经济的尝试之一,不过,升都本身对于大阪的人口结构与人口规模到底会产生多大的影响是未知数,因此对于当地经济到底有多大的改变也很难说。”因此升都失败对于当地的影响并不大,因为哪怕升都成功,依然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刘军红说。

## · 图片新闻 ·

### 韩国前总统李明博入狱服刑



2日下午,韩国首尔,韩国前总统李明博离开首尔南部的住所,前往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CFP/图

现年将近79岁的韩国前总统李明博2日下午被押往首尔东部看守所,时隔251天再被收监,正式开始服刑。他曾被羁押一年,可折抵刑期,今后需坐牢16年。

李明博2008-2013年任韩国总统,2018年3月22日被捕,在首尔东部看守所一间面积约13平方米的单人牢房羁押约一年。他这次有望再次单独监禁,囚室有电视、镜子、桌子、橱柜和水槽,配一名狱警协助生活。

按照韩国司法部一名官员的说法,鉴于李明博的年龄和身体状况,他得以在首尔东

部看守所,而不是监狱服刑;“待遇”与同样遭刑事定罪的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相同。

李明博生于1941年,2018年10月因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等罪名被地方法院判处15年监禁和130亿韩元罚金。李明博提起上诉,而检方认为量刑不足,同样上诉。

首尔高等法院今年2月作出二审判决,改判李明博17年监禁,维持罚款判决。韩国大法院,即最高法院10月29日对李明博贪污受贿案终审宣判,维持二审判决。

据新华社